

目 录

前言

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

——祁继红女士访谈录…………… (1)

我什么光也没沾着

——爱新觉罗·毓臻女士访谈录…………… (19)

反正那时候门第是太要紧了

——张寿蓉女士访谈录…………… (36)

我说多困难也过来了

——鄂凌英女士访谈录…………… (50)

我就在这儿生这儿长

——胡福贞女士访谈录…………… (62)

您说我们家封建到什么程度！

——赵颐女士访谈录…………… (87)

什么事都要做到头儿

——吴淑华女士访谈录…………… (105)

我什么活都能干

——高引娣女士访谈录…………… (120)

我俩这辈子挺好的

——孙宝芝女士访谈录…………… (130)

谁知道他们咋就通婚了	
——景双玉女士访谈录·····	(136)
最值得回味的生活是在那三个工厂	
——刘淑女士访谈录·····	(150)
你要想过好日子就别闲着	
——赵秀英女士访谈录·····	(165)
到沙漠上来了一直没受罪	
——白惠民女士访谈录·····	(191)
我就不愿听满族不好	
——安荣华女士访谈录·····	(205)
不受点灾难，一生就白活了	
——文毓秋女士访谈录·····	(213)
那清绪女士的三封信·····	(234)

附表

1. 满汉亲属称谓对照表·····	(261)
2. 与本书所述事件相关的满族大事年表·····	(262)

附图

1. 清代畿辅八旗驻防方位示意图
2. 北京西郊“外三营”方位示意图
3. 辽宁省盖州八旗分布图

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

——祁继红女士访谈录

访谈者：定宜庄、印红标

时间：1997年11月13日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祁继红家

您是让我说我母亲、我们家里的事是吧？我姓祁，属狗的，民国十一年上生人，七十五周岁了，就是在北京出生的，原来我们在东城北池子住，属正黄旗。我妈说旗人都是东北过来的，根儿都是东北的，来了就跑马占地^①，我也不懂得这句话。我为什么没报满族也是受我妈的影响，我妈老说：“我没得过皇恩。”还说这老旗人没多大意思。

^① 1644年清朝入关后，为安置从盛京（今辽宁沈阳）带入关内的大批八旗官兵及其眷属，曾在北京及其周围圈占了大片土地，分配给八旗官兵耕种，这就是清初著名的“圈地”事件，民间将其称为“跑马占地”或“跑马占圈”。清初大规模圈地共进行了三次，历时二十多年，这种对农民土地与家园的残暴掠夺，激起了京畿一带汉族农民的强烈反抗。

1. 我母亲

我妈挺开朗的，我父亲常说：“别瞧我比她大十一，她什么都记得。”她文化大革命时死的。我哥哥在地质部工作，他过去当过督察，“文革”时因历史不清楚，1966年7月被轰到山西朔县，我妈受他的连累，也跟着去了。她是老北京人儿，觉得挺狼狈的，说：“人家那儿都有穿夹的了，我们还拿把大芭蕉扇，可现^①了，谁都瞅我们。”旗人一辈子就要这脸面。我妈要活着，这会儿算起来也该一百多岁了。

我妈老和我说，说得还怪可乐的，说“你们多好呀，有父母，我从小就没父亲，跟着你姥姥，受多大罪呀，从小就订了婚，你爸爸有什么能耐呀。”

我妈说我姥爷特精，她那会儿就是我姥爷教的，三字经，百家姓，什么女儿经，都念过。我姥爷入过义和团，穿着黄衣裳，好像有什么妖术似的，指哪儿就着哪儿^②，特神气。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我妈跟我姥姥逃难的时候我姥爷还在^③。

我姥爷是痲病死的，那会儿我姥姥才三十二岁，我妈十几岁，我姨四岁，我妈比我姨大十一。我姥姥就生了这俩闺女。她没有什么亲戚好友，守寡也没有主张，就净上我父亲这家里来，求我们家帮助她关俸银、俸米^④，因为我姥爷那会儿跟我大爷他们都是朋友，莫逆之交，俸银俸米什么时候不关了我可

① “现”是北京话“丢人现眼”之义。

② 老北京都传说当年义和团有法术，手指到哪儿，哪儿就着火。

③ 指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事。

④ 清朝政府为了鼓励八旗妇女在夫死之后守节，提供了一整套从名誉上、经济上的保证，其原则就是由八旗组织承担起寡妇的生活，凡旗内无嗣孀妇，均由清廷发给其夫生前的俸饷之半，予以终身养贍。（“乾隆六年（1741）定，此后无嗣无依的孤身寡妇，给予养育兵钱粮，养贍终身”。见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卷1140，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叶5上）。据祁继红所述，她的姥姥没有儿子，所以她所“关”（即领取之义）的俸银、俸米，应当就是这种寡妇钱粮。

说不清。反正我姥爷死了以后我姥姥说这大家庭挺好，就求^①这儿吧，我妈说她那会儿才十几岁。有一次我姥姥就说“我带着你串个门儿去吧”，那会儿到人家还得叫婶婶大妈呢，我二大妈那人比较爽，就是没心眼儿，她就紧盯着我妈，摸摸我妈的辫子呀，看看呀，我妈比起我姥姥来就挺精的，回去就说：“妈，（那时我家就改叫妈，不叫额娘了，不过我妈结婚以后，这边还是管妈叫额娘，管爸叫阿玛。）我可告诉您啊，我可不给^②老祁家，您可别跟我身上打算盘，他们都比我大。”我父亲还比她大十一呢，她那些哥哥嫂子们可不是更大的么：“您求他们关钱，您可别拿我还愿。”我姥姥就说：“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是带你串个门儿。”我妈那年才十六，果然是到十九岁就聘了，我姥姥说：“给的这婆家挺好的，我又没儿子，就你和你妹妹，我就依靠你了，我就希望给你找个大家庭，我也有个照应。”我姥姥那会儿不是孤单么。

这边儿一个公公一个婆婆，加我妈是妯娌仨。我妈不是去过吗，结婚时一拉盖头，一瞅，果然是那家儿。那会儿结了婚，得坐到第四天才能回门，我妈回去就和我姥姥闹，说：“果然你把我给了老祁家了，你看他那哥哥嫂子多精啊，就他傻，怎么把我给他！”其实我父亲也不傻，他就是憨厚，老被人家欺负。看我妈又哭又闹的。我姥姥就说：“那反正也把你给人家了，还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了。”我妈后来就和我说：“要是你姥爷活着呀，高低也不能给他们家。老祁家哥儿仨，

① 求，意指想与这家结亲。

② 给，是老北京话，即“嫁”之义，后面诸篇多次出现这个词，都是同义。

就他最小，又没本事，就他是步营。^①”

2. 祖母一家

老祁家哥儿仨，我大爷、二大爷，我父亲最小。我就不知道我大爷那会儿干吗，哥儿仨之中长子掌权，由我大爷过日子。他没儿没女，也没营生，一辈子身不能肩担手不能提篮，我奶奶死后留下点钱，他老说坐吃山空，就靠卖家产，卖一点吃一点，吃了十几年。我妈常说：“那会儿你奶奶留下的一点钱都让你大爷给放了秃尾巴鹰了。”秃尾巴鹰就是放了债一去不复返，让人给坑了。我大爷得的是喘病，才四十来岁就死了，死时满口的牙都没掉，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

我二大爷比他强点，是个小排长什么的，那会儿照的相身上还带着刀么，后来是做小买卖。他有三个姑娘，我到今儿记着呢。他俩好像都比我父亲强，挺精的。

我们那时管奶奶叫太太，我奶奶的娘家是黄带子^②，那时候打官司，都不跪着。我奶奶六十岁就死了，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旗人就老把着自己的孩子，没出过门似的，四九城恨不能都不能出。我父亲那会儿当步营，头一次是开往廊坊，按说是挺近的，一听儿子走了，我奶奶就急得要命，她就东家去，西家去，告诉人家说我这小儿子要走了，上哪儿哪儿，晚上回来

① 步营，指京师八旗中的步军营。清代将八旗兵半数集于京师，按照兵种，分为前锋、护军、马甲、步甲，皆独立编营。步军营是京师八旗中唯一由八旗与绿营（主要由汉人组成的军队）联合组成的队伍，由步军统领率领，额兵三万余，承担京师的卫戍、警备、治安工作，也有部分专任缉捕事务。其中八旗步兵按八旗方位分汛防守内城，绿营则分汛防守外城及京郊地区。步甲在八旗中是待遇最低的，八旗前锋、护军、领催每月每人的饷银为4两，每年每人给米48斛。马甲每月每人的饷银为3两，米48斛，步甲却仅为每月每人银一两五钱，米24斛。见《清史稿》卷14《兵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8月出版，页3861~3864。

② 黄带子，指清代宗室。按清制，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系黄金色带子为标识，称“黄带子”；塔克世之父觉昌安兄弟六人的子孙则称觉罗，以系红带子为标识，也称“红带子”。

她就紧痰，就死了，刚刚六十，你说，就为这事儿！我父亲也就刚到那儿，那功夫人家就告诉他，说你母亲死了，他就折回来了。

我妈嫁过来时是大家庭，妯娌仨都在一块，就属我妈小。她怀着我哥哥要生还没生，我奶奶就死了。我奶奶是在北池子死的。后来又搬到西城的鱼雁胡同，我就是西城生的。我母亲不同意搬西城，她说穷西北城，干点什么都不发展，东城那边守着东安市场，抓挠点生意都好抓挠。到西城什么也别打算做了，穷。可是就她小，她也做不



清代旗人妇女的装束

了主。我大妈乐意搬西城，她娘家在西城。买的这西城的房是我大爷的钱，一个院儿，那时还在一起住，大娘和大爷当家。五间北房，最小的和最大的住三间，两边耳房是我二大爷住。那时候比较生活好一点的家家都有葡萄架，还有十几盆石榴，一边八盆两溜，我记得我家比我婆家强，摆设都挺好的，还有

冰箱、条案、八仙桌，每天还要窖冰。一边一个立柜，还有柜塞子，搁着钟啊，都是花梨紫檀的。后来分家才把这些卖了。我大妈的屋比我们屋更好点，都是榆木擦漆的^①，红的，亮着呢。我妈这屋就黑了吧几的，搁着大躺箱，可能装东西了。自从鱼雁胡同的房卖了，就把家具也都卖了。没地儿搁了。

住西城那房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单吃了，有老太太活着能够团着，老儿子得益，没有奶奶，没人过日子了，哥儿兄弟就不成了，没多少日子，三一三十一，就分家另过了，哥儿仨谁也不管谁，我妈也吃了不少委屈。我们就搬到对门那院去了，还是鱼雁胡同，我大爷跟我们隔着一堵墙，挨着。都是老街坊，住人家的房。一直住了几年，后来又搬到冰窖胡同，在南小街，也是西城，又住了十几年，我和我姐姐都是在那儿结婚的。

我父亲结婚时三十了。那会儿男的结婚都得二十七八，女的十九、二十。一般农村的早，到城里就都是二十七八。我父亲因为是步营，挣的钱也少。我妈说就是他那会儿“勺道”，^②就是不严肃的意思，岁数大了还像小孩似的，爱跟孩子一起玩，没个大人气，没正形儿，又搭上没能耐，就没人愿意把姑娘给他。

我父亲就是步营，他上哪儿吃俸银俸米去？二十六年听说把外国也打得够呛，咱们北京旗人都练武，哪个都讲武术。大爷二大爷都会，别看干活懒，这都不懒。我父亲考步营，也是凭拉弓考的。我大爷他们都养活鸟儿，没事儿就拿着鸟笼子，去茶馆喝茶去。见天儿得花十几个子儿，挺爱议论各种事儿

① 花梨紫檀的家具事实上比榆木擦漆的更贵重。

② 勺道，北京土语，形容话多而且没有分寸。

的，买鸟儿也不少钱呢。我妈说是有人出主意什么也不让这伙人干，就养着这伙人，实际是害了这伙人。我大爷、二大爷都念了十几年的书，到我父亲他又傻，小时候又出（天）花，有细白麻子，就不供他上学了。*

后来步营就没啦，散了，那时好像是有了我了吧。我父亲好喝酒，走到南河沿，把脚崴了，我妈说从那他忌了酒。

步营散了，我父亲就做小买卖为生，做买卖也不容易，过去都讲究俸银俸米关着，皇上养着，到没地儿拿钱去的时候，喊也喊不出来，比如卖糖葫芦，叫不出这糖葫芦的名儿来，顶好的也就在墙旮旯没人的地方喊一声，一有了人又不喊了，嫌寒碜，也不容易，哪儿像现在的年轻人，多能喊啊，倒饬^①得多漂亮，都能喊出来。

那会儿找工作特困难，穷人太多，找不着工作，找工作的都是南方人，我们管他们叫“豆皮子。”他们来到咱们这儿，就特鬼，特机灵，咱们吃不了的苦人家吃得。从他们来了，买东西都拿着秤，差一点都不要，咱们北方人、旗人穷大方，没有跟人家争过，给多少就是多少。

我父亲先做买卖，后来我姨给他找了个工作，在政委会当茶役，提个茶倒个水的，我父亲就说：“别瞧我做买卖，但是我是掌柜的，我给人拿东西，这侍候人的事我还真不行。”那会儿当茶役的都得给职员打手巾把儿，他不懂得，就把手巾拧成团递给人家，有那好的职员就说：“老祁，看你这样儿，你也没外头工作过，我教你怎么递，你得把手巾抖搂开了，这么递。”我父亲几次回家都说我不干了，干这侍候人的事我觉得特难受，我还是做我那买卖吧。我妈就说，如今孩子们都大

① 倒饬，北京土语，意即打扮、装饰。

了，再做小买卖人家都瞧不起你，儿子还怎么娶媳妇儿呀，你就做着去吧。做了几年，日本在北京八年，胜利又是四年，我哥哥就说别干了，在家吧。我们房后头打出去一间，开一个小铺，我父亲说待着也是待着，正好挨着扶轮学校，卖点小孩吃的东西，卖点烟卷，就不出去了，就那样维持生活。我哥哥那会儿也工作了，孩子们也都大了。

4. 哥哥、姐妹和我

我们这屋里头，就我父亲傻不是，还就是他有儿子，我有一个哥哥，比我大八岁。我母亲二十七岁生的我，我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共四个孩子，我从小过继给大爷屋了。那时候家里也挺苦的。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学校，叫求知学校，说是冯玉祥立的，在井儿胡同，我们在鱼雁胡同，都挨着。这学校能够白上学，不花钱，收完钱又把钱都发了，多好呀。我姐姐喜欢上学，那会儿正好上五年级，家里就不让上了，她急得哭，家里生活逼迫的，家里还一个妹妹，她得看我妹妹。我哥哥也是在那儿上的，上的高小毕业。我不爱上学，没出息，也就上了三四年，说什么也不上了。我妹妹比我小五岁，她愿意上学，就供她上学，可她也是不成气候，她在三中，那会儿还算不错的，上到高二了，正好要上高三，解放军就在外头围城了，傅作义守北京城么。我妹妹正好那会儿得的病，重感冒改了肺炎。我哥哥还不错，那会儿没短给她花钱，给她打盘尼西林，特贵，有那么一盒，盒里就那么一点儿，就七块大洋，搁上蒸馏水，给她打，也花了不少钱，可是城都关了，哪儿瞧病都不成，最后她还是死了。

我妹妹死时我就二十几了，那会儿我妈死活不让我工作，说不能去。没文化上工厂也成啊，我们小时候有工厂啊，什么

被服厂，澡堂子的女部也招，我记得我们同胡同的小朋友去了被服厂，我就也去了，去了一个礼拜就给揪回来了，就舍不得，说你要上工厂，就是非要找婆婆家了。

那年我二十八了，算晚的了，给外地人舍不得，怕不知道人家根底，只要不是城里头的，就都叫外地人。上海呀天津呀，都不给，乡下人更不给了，你想城里人能给乡下吗。想给本地的，又得旗人找旗人。给人家做小，说那人多有钱，那更不能够了，家穷死也不能。这就耽误着。后来还是我们这胡同里胡同外，这胡同出口过一个小街就是福绥境，就给的这个老头子。他也是在旗的，姓傅。他父亲也是步营，按生活我们家比他们家强。

我姐姐给的那家也是旗人，他们家在郊区，在圆明园那边住，我妈就说我姐夫他们那旗人哪，就不如我们，是什么旗我就不记得了，说：“他们那旗人哪，特贫，啐口唾沫都得啐到砖缝儿里头。”贫得那样，我都不知是什么意思，“买点茶叶，都得挂到这儿。”就是显摆^①。

我嫂子家也是旗人，三姑左右都是在旗的，谁都知道，根本不懂近亲结婚孩子不聪明这一出。旗人一般不娶小，除非没儿没女，那也还得正太太发话。旗人的老规矩就是把孩子特看得重，宁可大人吃亏不能让孩子吃亏。穷人养娇子。我老头子到现在也扎着手什么都不会干。到现在也不成，像成敏插队^②，没办法了，逼着你必须得走，这才让出去，但凡有一点地，宁可自己少吃点，不能让孩子走，女孩子更不放心，简直是七个八个的不放心，那会儿急得我几宿几宿的睡不好觉。

① 显摆，北京土语，即自炫、炫耀之义。

② 指祁继红的女儿。按其女婿当时的插话：“老太太就不理解她（指其女）为了那身军装和为坐火车这两件事怎么就能一走三年，连面儿都见不着。”

大串联（文革时）我都不让走。

我叔伯姐姐也是在求知上的学，高小毕业。同学有给介绍个唱戏的，家里说那哪儿行，说什么也不能给，悄悄把定礼退回去了，就赶紧给她找婆婆家，给了一个教武术的，也是旗人。我妈就诳她，说把你给的这婆家呀这么好那么好，她以为就是（唱戏的）那家呢。把她诳去了，给了，结果不是。姑娘给婆婆家不能给唱戏的，不能给推头的。推头的得站着给人推，唱戏的你坐着听他站着表演，这都是下等人。这都是旗人的规矩。

我老头子是会计，他们也是哥儿仨。我嫁给他时他就有工作了，我们都是民国的人了。穿的衣服都和汉人一样了。我们也是在福绥境住，说的时候就说单过吧。我婆婆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听她讲过什么。也没在一块儿过，在一块儿也不提这个。

这都是解放后的事了，我们先搬到花市，那两间房特小，住了一年，我老头的宿舍分配下来了，又弄着仨孩子搬到白石桥这儿。我们搬来的时候白石桥这儿一片荒地，就一排房，住到那儿就能瞅着马路，全是砂石子堆着，砂石厂啊。头里就是大坟圈子，一米多高，都砌着，和尚坟么。那边儿是个小动物园，刚进来的动物就在那儿训练。我说我下乡了，搬城外来了，觉得在城里住买东西多方便呀。

那时候城里住的人，像我嫂子她们就都有工作了，城里头成立街道，我这儿出来就是大石头子儿，哪有商店呢，就甘家口商场那会儿才刚盖。我搬来才盖天文馆。

5. 旗人的生活

我妈净爱说她小时候的事。我昨天还跟我老头子说呢，我说自从我上你们家来，就没听我婆婆讲过什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那年我妈四岁。我搬到白石桥这儿时，我妈离得近，就来瞧我。她说一看二里沟，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她说：“我来过这儿，我跟我妈逃难就逃到二里沟。”我说：“您逃难才逃这么远儿就叫逃难了？”她说：“那会儿就觉得特远了，出了城就算最远的了，你姥姥脸上抹的大锅烟子，抱着我，我记得就是这点地方，带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我就闹，说奶奶（那时候管妈叫奶奶）咱回家吧。马粪味到今儿我想着呢，熏死了。”那时这边都是马棚，养的马，旗人都兴骑马。

我父亲那年十五了，就比我妈记得清楚点儿。那时我大爷、二大爷他们都工作了，就都没回家，那时一家一家都殉，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烧死，我奶奶就说，他们不回来，可能让外国给杀了，你看这家子也点火了，那家子也冒烟了，都殉死了，咱们也死了干脆。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门挡上了，就要殉死了。我父亲本来就有病，也不知是伤寒还是什么，抽疯，也没人有心思管他，大孩子都没了，他死就死吧。那会儿都住的大炕，他从炕上抽风抽到炕外头，耷拉着腿，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又那么抽，就那样也不管，家家都不活着了，都要点火了，我父亲才十五，他就说：“奶奶别殉死，我不死我不死，烧死多难受，咱们等我哥哥回来吧……”正央告的功夫，我二大爷回来了，打着个日本旗子，那会儿说不让过人，你必须得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他就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就叫门，都说你二大爷要不回来咱们就烧死了。我们就当故事讲。

我父亲说八国联军时，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即厕所），就不活着了，要到那儿上吊去。要叫我说那时候也是封建，外国人拉拉手、摸摸，就受不了，让给祸害的。就说咱们这官

园，地方脏着呢，咱们的人也死的多了，特别是旗人，外国人也死的多了，都堆在那儿。那会儿就提说中国有不少好东西都让人家拿走了。就说旗人软弱，提笼架鸟。我妈就说是没能耐，我妈老说旗人没能耐，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

我二大爷和我们住一个胡同，老上我们这儿串门来，他们在西口，我们在东口，晚上没事就到这儿聊聊，我二舅妈也到这儿聊聊，穷有穷欢乐。也没电视，点个煤油灯，用一个碟儿，弄点棉花捻儿，我记得我和我姐姐小时候就点那个。后来发达了，就点电灯了。我们家是最早安的电灯，那时我哥哥有了工作了，我父亲也有工作，就安的灯。一条冰窖胡同就把边儿有一家安了，我们自己还安了一个电线杆子，买木头杆子，自己埋，算不点煤油灯了，煤油灯点的鼻孔都是黑的。

那时聊天儿老提国家的事，西太后呀什么的，仨人提得热闹着呢，说西太后在皇宫里住，梳着美人髻儿，骑着大马。南屋住着一个我们叫大姨，也是旗人，她老头子上朝呢，说西太后特不守规矩，梳着大美人髻儿，在里头走，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头走呢还是皇宫里头走，就说走。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见了她也没礼貌，拖拉着衣服。又说光绪到了儿没熬过他妈，他死在前头了，相差好像一个月之内吧。光绪死的时候旗人还都带的孝。

我妈还净说袁世凯的事。袁世凯要做皇上，所以不许说“元宵”，卖元宵的也不许说这两个字，就说汤圆。袁世凯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很快就消灭了是吧？

我们小时候在鱼雁胡同，买东西必须到宫门口，从南小街出来，宫门口，锦什坊街，这个应该还有，白塔寺那条街。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说那儿是下流之地，有唱戏的，还有窑子，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一般的好人都不去。

我就记得我二大妈还梳旗髻，那会儿旗人都（把头发）抄上去。我妈和我大妈比较进步，就梳后头的髻了。我妈岁数小，想法就不一样，说梳那旗髻儿干吗，像打着印子似的，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她老早就改了头了，她说我没受过皇恩，我大爷就说，这家里可了不得，出了革命了。

我小时候没梳过大辫子，梳一边一个两个小辫儿，我姐姐比我大，就梳过大辫子，跟唱铁梅的似的，打红头板儿，后来不兴扎了，就兴编辫子了，也是红头板儿。头板儿就是扎辫梢的头绳，必须都是红的。我那时梳俩辫儿，就扎了一个黑的，为的是上头叠那个蝴蝶似的，花蝴蝶，一边插一个，我妈一把把我揪过去，抽冷子吓我一跳，揪过去跟我二大爷说，你看你看，黑头板，没死呢这就穿上孝了。

我小时候还拿两把头顶着玩呢，那时也不当回事，大院子里戴着两把头，^①走。一个架子，这么一个圆，铁丝的，裹着的是青缎子的东西，拿针头给那后头梳上，讲究梳“真燕尾儿，”就是拿头发做出来的燕尾儿。费劲呢。我姥姥就说：“你妈那时候也就搭着岁数小，我哪会儿来她哪会儿两把头歪着就出来了。”每天三点多钟起来先梳头，这头就得占一功夫，真燕尾儿还得缝，得多大功夫！真要懒的话，睡觉就别打算躺着，这么圆这么高一个枕头，侧着躺着，支着，我说那受得了吗，多困哪，多受罪啊。我大妈说就怕外头有红白喜事，要娶媳妇，涂那大口红，就得挨一天饿，一吃东西那红嘴唇没啦。这会儿有地方擦去，拿着个小镜子，那会儿不兴啊。

① 两把头，清代满族妇女的典型发式，也称“旗头”、“把儿头”或“一字头”。将全部头发绾于颅顶，束起，再分成两缕，绾成两把，在头顶梳成一横长式发髻，贯以扁方，脑后余发梳成燕尾。最初是已婚者发式，后来年纪稍大者即可，不再拘于已婚未婚。

我妈就老说，你大妈倒饬上呀，挺好看的，我大妈浓眉大眼，就是黑点。我二大妈倒是白，就是身量高，那会儿不兴这身量高的，身量高，再梳这大两把头，底下再穿花盆底子，打扮起来垮，就没我大妈好看。我大妈就合适，特有派。

那时也甭打算干什么，留的指甲长极了，都讲究戴着指甲套，是银的，保护指甲的，看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你们都听过“坐宫”吧？戏上就那样，也好看是吧。



清代旗人妇女的花盆底鞋

我还真穿花盆底子玩，家家都有，就像现在高跟鞋似的，得有几双，都是自己绣的，女的都是扎花、绣、锁扣子，都是自己弄，绣出来，外

边去繙去。男的穿的靴子，也是自己做，福字履^①什么的。都不兴买。给我们留几双为的是让我们瞅瞅他们过去的活计，什么样儿，真好。

我大妈那时候，人家娶媳妇聘姑娘，轿子得过一火盆，男的得向轿子射三支箭，射完再打盖子。（参加婚礼的女人）一不能吃东西，二回来腿疼，都是这安请的，都讲坐下请，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来，且蹲呢，且起不来呢，慢功。我大妈老说，像你们这个，打醋似的，哪儿成啊。我姨家那个哥哥比我大一岁，他那会儿上学，不兴请安，我姥姥老催着他：“上你

^① 福字履是旧时老年男人常穿的一种比较讲究的带云头的鞋。

大姨那儿去，别就那么一鞠躬，学着点，请个安。”男的请安这手是出来，这手进去，我哥哥来了就对我爸爸说“大姨夫，您新喜，”就请了一个大左腿安，他没学过，不会么，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可能就是错了。（我爸爸）就说：“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给我请了个大左腿儿安！”我姥姥那时候来了，我姐姐她们还必须请安，不请安她不高兴：“噢，就给我这么一点头就成啦？”没解放的时候，再怎么也得点个头，我们那时候到年下必须给父母磕头，到一年了，拜年。亲友都上这儿来，女的得过了初五才能上谁家去拜年，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人家不高兴。自从解放，给咱们这规矩全破了，躬也不鞠了，见了说声你好就完事。虽说我是旗人，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我一不抽烟，二很少沏茶，旗人要说爱喝茶，我喝点白水就得。我说我倒是省钱。

我们那时独门独院惯了，最低也是两家，还都是老街坊，到今儿想来，女孩子不让串门子，不许站街，不许卖单儿^①，不许一个人出去溜达，散步。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着。那会儿左邻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也都知道谁是不是旗人，不像这会儿净搬家，那会儿讲究一住就住几辈子，谁都知道谁。

我大妈那时抽水烟，托一个吸管，铜的，这点地方搁烟丝，我管吹那个纸捻儿，那也得会吹呢。我大妈二大妈都抽，我妈不抽。我二大妈平常没工夫，到年节来瞧瞧，进门先抄烟袋，坐到那儿，那时候我都挺大的了，我妈就点上一袋烟，双手递过去：“嫂子，您抽烟。”我妈常说长嫂就跟站着的婆婆一样，就那么敬奉。这会儿儿媳妇都没那事，叫你一声就不错。

我妈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有人就说，把这伙旗人都给

① 卖单儿，北京土语，即一个人站在街门口。